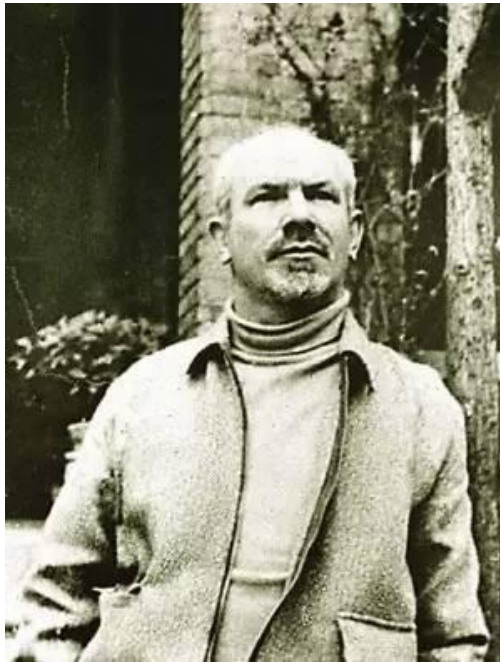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党风廉政及行风教育

(2023年4月)

## “八路军医生”白求恩

来源：澎湃新闻、搜狐新闻



白求恩，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奔走于西班牙与中国战场的战地医生；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却远涉重洋，呕心沥血，把生命献给了中国这片热土；他以毕生的追求和信仰，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白求恩精神。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

## 奔赴西班牙战场经受洗礼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因家族素有行医、传道和教书的传统，他从小便对医生职业怀有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他于1909年10月考入多伦多大学，学习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1917年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到英国皇家海军服役，被任命为中尉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调到加拿大空军，并作为军医一直在海外服役。1922年白求恩32岁时，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学会的会员。正当事业有成，信心满满的时候，1926年夏他被无情的病魔击倒，患上可怕的肺结核。在休养中，他通过自身试验，用“人工气胸法”治好了自己的病，为当时的结核病患者找到了用外科手术治疗肺疾的方法。这是他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1933年，白求恩被聘为加拿大胸外科学会理事，成为蒙特利尔市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在此期间，他在国际医疗界声名鹊起，一方面，他不断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另一方面，他发明的手术器械被越来越多的北美外科医生使用。1934年4月，他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五人执委之一。

1935年8月，白求恩应邀参加在苏联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苏联的健康保健及结核病防治工作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深切地认识到政府在医疗保健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感到公费医疗制度比私有化制度更具优越性，从而激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同年11月，他申请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10月24日，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对共和国军队进行医疗援助。在西班牙战斗生活的8个月，让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血库带到战场的医生。他本人参加了700多次输血手术，拯救了500多名濒临死亡的生命。

## 重返战场——到中国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对中国全面入侵。7月30

日，白求恩到美国洛杉矶参加当地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他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相遇。

陶行知是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先锋斗士，为“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形势。白求恩被陶行知慷慨激昂的话语感动，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白求恩在给朋友写信时还说出了自己之所以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在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等几位美国左翼作家的著作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英勇战斗事迹，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努力创建的理想社会，这一点深深的吸引了他。

### **克服重重困难组建援华医疗队**

1937年10月，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世界各地寻找志愿医务人员，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得知后，将自己要去中国的想法报告给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得到赞同，白求恩以加美两国名义组建援华医疗队。不久，国际援华委员会在纽约成立，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与委员会取得联系后，于12月前往纽约报名，并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

白求恩从未到过中国，不会说中文，迫切需要一名助手和翻译。当时，到过中国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也来报名，她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辞去自己的工作，与白求恩同行。

在即将启程来华时，加拿大共产党领袖巴克问白求恩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界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

的身份牺牲的。”这就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定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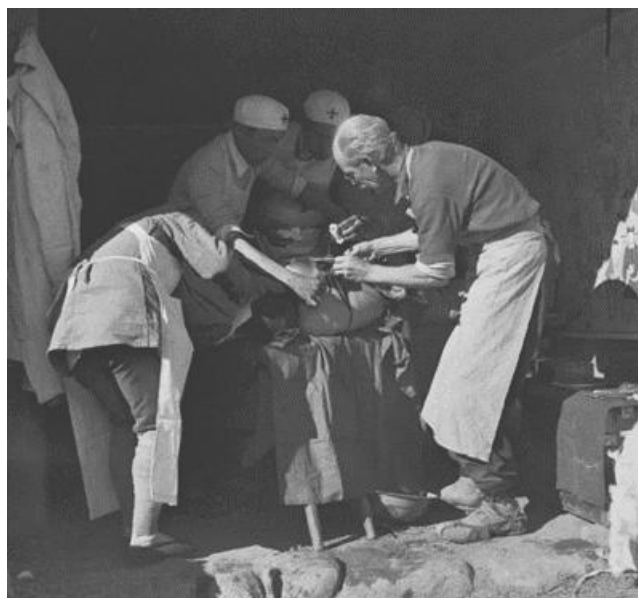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来中国。

### 历尽艰难到达延安

对于白求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1938年1月，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电告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邱荣。邱荣与一位姓蔡的工友负责接待白求恩一行。

1月20日，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2月7日下午，飞抵武汉。他们刚刚走下飞机，防空警报骤然响起。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的帕森斯和尤恩非常紧张。白求恩却相当镇静，他笑着告诉两位同事：“我好像回到了马德里，不过投炸弹的不是德国和意大利的飞行员，而是日本法西斯。”

史沫特莱把白求恩一行安置在汉口区鄱阳街34号一家圣公会教堂主教住的小楼里。次日晚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安排白求恩一行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希望他们在武汉先参观一些医疗机关，然后再去解放区。但白求恩说：“现在形势紧迫，请尽快安排我上前线去。”



在等待北上期间，武汉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轰炸，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与助手尤恩到严重缺少人手的基督教长老会修女会诊所工作，即现在的武汉市第五医院，在

这里为 100 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在武汉半个月的时间里，白求恩在修女会诊所忙了一个星期，又抓住机会拜访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医疗署、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委员会等多个组织，完成了第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致加拿大、美国、英国援华委员会的信等工作，还出席过中国、美国、英国、新西兰记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在这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中，白求恩对 15 个医疗救护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中国士兵的勇敢事迹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齐肩深的战壕里，他们连续几天遭受炮击和空袭，虽然每天只能吃一碗不干净的冷米饭，但在抵抗侵略的战场，这些人自告奋勇，担负起责任。”在这份报告中他呼吁：“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且越快越好。”白求恩的这份报告，不但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而且对正面战场的医疗救护帮助很大，也为后来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在晋察冀前线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与这份报告有密切关系。



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为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他们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诅咒这场战争。”医疗队横穿豫晋陕三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

颠簸跋涉，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一些西方记者纷纷报道白求恩已被日军俘获并杀害。一个月后，白求恩与尤恩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事宜。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1939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第二次党代会在这里召开。白求恩以美国共产党员和加拿大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高耸的鼻子和浓密的胡须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他绝不是局外人。在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期间，白求恩领导创办卫生学校，编写医疗教材，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因抢救伤员感染败血症医治无效，倒在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上。晋察冀、延安等各界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毛泽东写下了家喻户晓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聂荣臻发布命令，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为白求恩学校，将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来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